

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一）

黃鐸動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本論文為明清三峰派八部稀見文獻的解題，這些文獻為筆者自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或常熟圖書館申請複製取得之古籍善本，皆為逸失已久卻是探究三峰派早期發展非常重要的典籍。此八部文獻分別為：一、漢月法藏(1573-1635)，《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二、退翁弘儲(1605-1672)，《靈崑和尚樹泉集》；三、碩機弘聖(?-1658)，《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四、豁堂正岳(1597-1670)，《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五、碩揆原志(1628-1697)，《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六、碩揆原志，《碩揆禪師語錄》刻本；七、槩菴正志(1599-1676)，《槩菴別錄》；八、《常熟三峯清涼寺志》。本文中，筆者將簡介這八部文獻之基本資料，包含文獻之編集者、編纂年代、版本、原收藏地點、架構和重要內容，藉以提供將來學人運用或研究這些文獻之基礎訊息。

關鍵詞： 明清佛教、三峰派禪師、漢月法藏、三峯清涼禪寺志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 Rare Texts from the Sanfeng Chan Tradi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art I)

HUANG, Yi-h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ight rare texts which exist as unique copies held in the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the Shanghai Library, the sutra repository (*zangjinglou* 藏經樓) of Xiyuan si 西園寺 in Suzhou, and the Changshu 常熟 Library. Publ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works have long been out of general circulation. They contain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Chan masters of the Sanfeng 三峯 (three peaks) tradition. The first seven texts are works or recorded sayings belonging to the Sanfeng Chan masters, and the last one is a temple gazetteer of Sanfeng qingliang si 三峯清涼寺 in Changshu. The eight texts are as follows: 1. Hanyue Fazang 漢月法藏 (1573-1635), *Yumi shenti jiyin zunzhe zhizheng chuan*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 2. Tuiweng Hongchu 退翁弘儲 (1605-1672), *Lingyan heshang shuquan ji* 靈巖和尚樹泉集; 3. Shuoji Hongsheng 碩機弘聖 (?-1658), *Runzhou jiaoshan shuoji sheng chanshi yulu*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 4. Huotang Zhengyan 豁堂正岳 (1597-1670), *Lingyin huotang chanshi zhu haiyu sanfeng qingliang yuan yulu*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

5. Shuokui Yuanzhi 碩揆原志 (1628-1697), *Shuokui chanshi yulu* 碩揆禪師語錄 (manuscript); 6. Shuokui Yuanzhi, *Shuokui chanshi yulu* (block-print edition); 7. Boān Zhengzhi 槃菴正志 (1599-1676), *Boān bielu* 槃菴別錄; 8. *Changshu sanfeng qingliang chansi zhi*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 This article provides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eight texts, including their compilers,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dates, location of the text,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content. These eight texts are valuable sour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nfeng Chan tradition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Buddh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nfeng Chan masters, Hanyue Fazang, temple gazetteer of Sanfeng qingliang chansi

前言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總計畫中，筆者的子計畫主要負責收集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典籍，本論文僅為此計畫執行第一年期間所收集到的八部文獻解題，此八部稀見文獻之重要價值在於，陳垣先生於1962年出版了揭開明清僧諍內幕的《清初僧諍記》，其書所運用的許多文獻材料由於年代久遠，現代學者都不得一見，日本學者長谷部幽蹊於1986年發表的〈三峰一門の隆替〉一文中，試圖整理三峰派諸師之著作重要目錄，其中仍然有多部不得見。¹接著，日本學者野口善敬於1989年撰譯《譯註清初僧諍記》²時，利用現存於日本的文獻資料補充了部分訊息，但是，仍有一些文獻材料是他當時所未見。因此，2017年二月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假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舉辦的工作坊中，筆者發表此文初稿時，野口善敬所長表示這些逸失已久的文獻重新問世，是陳垣先生出版《清初僧諍記》五十年後的重大突破，可使我們對於陳垣先生在《清初僧諍記》所討論的許多典籍和細節，不再只能臆度和猜測，由此可見，這些典籍是我們現代學者可進一步細探明清僧諍的內容和三峰派早期發展非常重要的材料。

本文所介紹的八部典籍分別為：一、漢月法藏(1573-1635)，《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二、退翁弘儲(1605-1672)，《靈崑和尚樹泉集》；三、焦山碩機弘聖(?-1658)，《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四、豁堂正岳(1597-1670)，《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五、碩揆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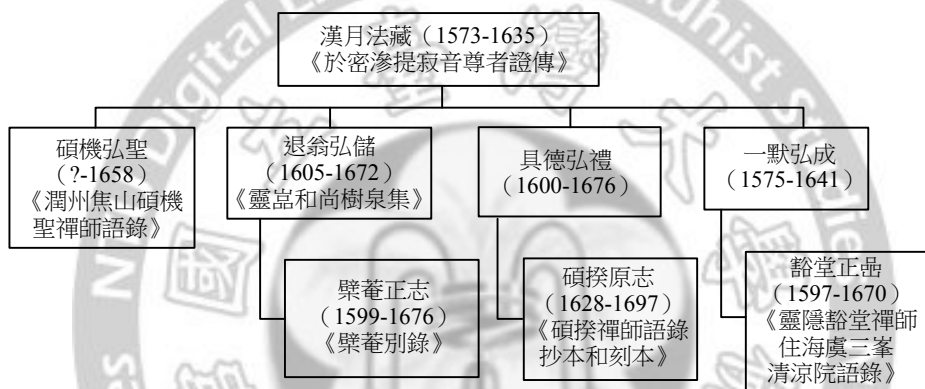
■

※ 收稿日期 2017.7.2，通過審稿日期 2018.1.4。筆者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悉心審查論文，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特此致謝。

¹ 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3：4，1986年，頁729-750。

² 野口善敬，《譯註清初僧諍記》，福岡：中國書店，1989年。

(1628-1697)，《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六、碩揆原志，《碩揆禪師語錄》刻本；七、槩菴正志(1599-1676)，《槩菴別錄》；八、《常熟三峯清涼寺志》。本文中，筆者將簡介這八部典籍之基本資料，包含典籍之編集者、版本、編纂年代、原收藏地點、架構和重要訊息，藉以提供將來學人研究這些典籍之基礎訊息。（下列為本文所介紹稀見文獻作者系譜）



一、《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³

【作者】

漢月法藏(1573-1635)提語，三峯門人廣敏錄語。

【版本】

十卷，上五卷藏於上海圖書館，15.2×25.5 cm，半葉9行，每行18字，上黑魚尾，四針眼法，每卷分別裝訂成冊；下五卷藏於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18×27.5 cm，半葉9行，每行18字，上黑魚尾，六針眼法，

³ 以下筆者所引《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為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3。

五卷合訂為一冊，首頁有「一粟草堂珍藏」。⁴上海圖書館本和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本雖板式相同，但因尺寸不同，且裝訂方式相異，應為不是同時印刷和裝訂之印本。

本書架構包含卷首漢月所作〈提智證傳序〉、紫柏真可(1543-1603)所作〈重刻智證傳引〉、正文和刊記。

【內容說明】

目前學術界對於密雲圓悟(1567-1642)與漢月法藏師徒之諍的研究，多著墨於漢月所著《五宗原》，部分原因是漢月所著的《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逸失之故。⁵密雲於1634年痛斥漢月到處拈提惠洪覺範(1071-1128)所著的《智證傳》，將禪院變為「講席」，此乃違犯佛教所知障之大忌。⁶但由於《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之逸失，學者一直無法具體陳述漢月為何要拈提《智證傳》，了解師徒之諍的關鍵內容，上

4 筆者在此特別感謝蘇州西園寺方丈普仁大和尚同意調閱古籍，藏主法宗法師、三寶樓智誠法師和圖書館樓曉蔚先生熱心協助調閱古籍。

5 有關漢月和三峰派的研究，中文學術研究可參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0年；連瑞枝〈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9，1996年，頁167-208；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4，2004年，頁797-837。日文學術研究可參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一系列之研究，《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33，1984-1986年。有關密雲與漢月師徒之諍的研究，英文學術研究可參 Jiang Wu,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密雲圓悟禪師天童直說》卷1，頁5，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1；《密雲禪師語錄·天童密雲禪師年譜》，CBETA, J10, no. A158, p. 83c20-28。日本學者長谷部幽蹊甚至認為漢月提語《智證傳》是引發二人紛諍的直接原因，〈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1，1984年，頁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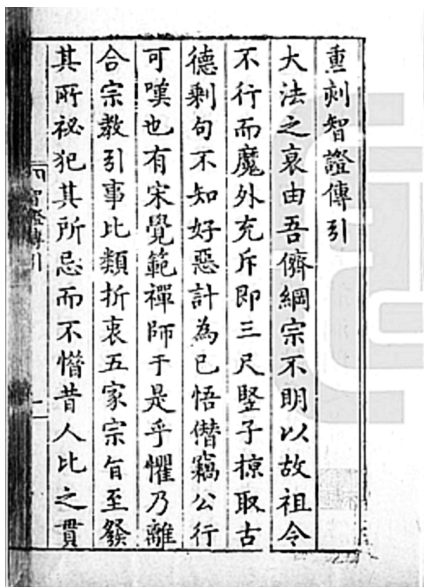
海圖書館和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所藏上、下部《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適可補上此議題中非常重要的一塊拼圖，讓我們得知漢月在《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所述的思想。以下筆者擇選《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中部份重要訊息加以簡單介紹，分別為：上海圖書館本真可〈重刻智證傳引〉之版式、漢月所述紫柏真可(1543-1603)重刻《智證傳》之因緣、漢月〈提智證傳序〉重要內容摘錄、漢月《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破題重要內容摘錄、漢月《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正文之體例和刊記。

（一）上海圖書館本紫柏真可〈重刻智證傳引〉之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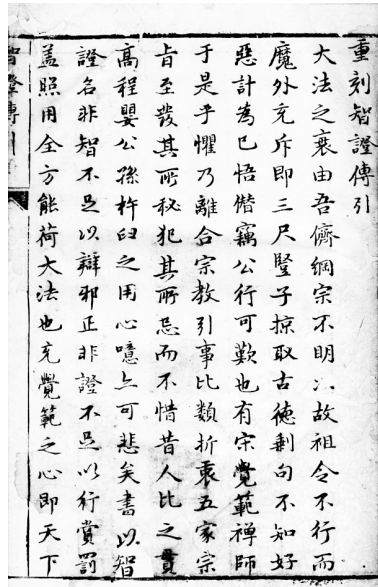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本《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中紫柏真可〈重刻智證傳引〉的書法刻版，與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所藏刻印於明萬曆 13 年(1585)的《寂音尊者智證傳》版式相異，北京國圖本一葉 7 行 15 字，共三葉，並附有〈附達觀師書〉；上海圖書館本一葉 9 行 18 字，共二葉，且無〈附達觀師書〉。⁷因此，筆者推測上海圖書館本真可〈重刻智證傳引〉應是由三峯清涼寺刻印《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時(1624)重新雕版，誠屬珍貴。（參下列圖版）

■

⁷ 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2017/4/23。



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本



上海圖書館本

(二) 漢月所述紫柏真可(1543-1603)重刻《智證傳》之因緣

漢月〈提智證傳序〉提及了現存資料中都未記載，有關紫柏真可重刻《智證傳》因緣之訊息：

萬曆間，介如□公偶於爆紙中購得此書，乃呈之紫柏⁸老人，老人曰：「吁嗟乎！臨濟兒孫猶在耶！」遂命開公梓而公之天下後世。⁹

上文中「介如□」公生平不詳¹⁰，但「開公」應為真可之徒弟密藏道開

⁸ 原文作「柴」之後缺字，筆者推判「柴」應為「紫」之訛字，缺字應為「柏」字，故修正原文為「紫柏」。

⁹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漢月〈提智證傳序〉。

¹⁰ 《武林梵志》中「靈隱禪寺」條目中記有：「壬子(1612)延介如石公講楞嚴義海

（活躍於約 1560-1595 年間），萬曆二十一年(1593)協助將嘉興藏之刊刻，從五臺山移置於徑山寺寂照庵，開工後便以病隱去。¹¹由於真可〈重刻智證傳引〉作於萬曆十三年(1585)，漢月所記《智證傳》是由真可徒弟道開負責梓刻是頗為符合年代所述的。

（三）漢月〈提智證傳序〉、刊印和題名

漢月於〈提智證傳序〉中特別解釋，他從萬曆丙辰(1616)年起，於三峰清涼院結夏時，開始對眾人拈提覺範的《智證傳》，一直到庚申年(1620)才完成提語《智證傳》全書，並且由首座聽石敏錄成帙後，漢月於天啟甲子(1624)親自作序，提供了我們有關漢月《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成書過程非常重要的訊息，此外，漢月〈序〉後並有「三峰道人」、「於密氏」和「法藏之印」三印，提供我們辨認為漢月著作之證明。以下為漢月〈提智證傳序〉重要摘錄內容：

三七不思，十方未證者，即覩星而悟，亦單明自己¹²之天然外道也。百城未遍，樓閣不離者，縱顧象而悟，亦一悟便了之了事漢子也。……宋覺範禪師知邪說之難鉏，悲大法之欲滅，乃作《智證傳》以懸救末法。……

蓋五宗之最，惟臨濟一宗法密而不滲，苟非真參大透者，不能盡其闡奧。覺範雖加拈掇，如空裏電光，畧示影響。竊恐捉影之徒尚追語脉，不顧狂陋復為之持起。遂丙辰(1616)結夏峯

■

於寺」，但此延介如石是否即為漢月所言之「介如□」公則有待繼續考證，CBETA, B29, no. 161, p. 578b4-5。

¹¹ 密藏道開並且於萬曆 12-13 年間(1584-1585)興復了楞嚴寺，制定了〈楞嚴寺規約〉，《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34b1-c4 和《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p. 86a6-16；中嶋隆藏，〈嘉興入藏仏典と密藏道開の立場〉，《東方学》113，2007 年，頁 34-50。

¹² 原文作「已」，筆者依文意修改為「己」。

中，對眾日提一則，時或間越一、二。至庚申(1620)，痛念法門，勃勃虐病，因強病為之卒業，提成而病愈。……而首座敏公等錄之成帙，投敝篋久矣，適豫林嚴居士見而合，傳以壽諸梓。自顧荒駭，何足流布？以為力於法門，第為法之私，不無棄願者耳。覽此書者，諒不以尾蠅而棄驥也，願諸法中高明傑出之士俯以教我。

天啟甲子(1624)歲秋日三峯法藏於密氏序¹³

漢月於序中所提及的「豫林嚴居士」，即為各卷末頁刊記中屢屢出現的捐金刻印者嚴樟(活躍於1624年)，嚴樟並於蘇州西園寺藏經樓所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下部末頁作有完整刊印記。

綜合漢月〈提智證傳序〉和嚴樟刊記內容，我們可以得知漢月於三峯禪寺從1616年開始提語《智證傳》，由首座廣敏將漢月提語部分錄之成帙，漢月於1620年完成提語全書，但是書成後收於篋中很久，漢月才將提語交給嚴樟，嚴樟便將漢月提語和《寂音尊者智證傳》合彙為一冊，嚴樟與陳元鼎、信女智卯、智吉於1624年共同捐貲發願繕刻，並且將刻板送三峯禪院。¹⁴筆者依目前上海圖書館和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所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來判斷，這二部由於裝訂方式各異，應是於不同時間刊印，如今此二處藏本各自毀損的為上部封底和下部封面，但內容大致完整，實為可幸！¹⁵

■

¹³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漢月〈提智證傳序〉。

¹⁴ 詳細內容參本節刊記之錄文。

¹⁵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上下部合併完整之全文，可見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101，除此之外，筆者並將上海圖書館和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所藏，與漢月相關之著作匯集為《漢月法藏禪師稀見文獻集》二冊，收於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101-102，書目包含：《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參禪四十偈》、《和隱真子勸修偈》、《於密滲禪病偈》、《海虞三峰於密藏和尚普說》、〈漢月禪師山居詩〉、〈三峰三十景詩〉、《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

至於《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之題名，現存資料中另有些許差異，如《三峰藏和尚語錄》中僅記為《於密禪師提智證傳》，主要為缺「滲」字，由於漢月所作〈提智證傳序〉中並無題名之解釋，筆者只能旁敲側擊其可能原因。事實上，漢月現存著作中尚有其他包含「滲」字之題名，如《於密滲禪病偈》（完成於一六一九年），《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完成於約一六二六年）和《於密滲施食旨槩》（完成於一六二六年，《卍續藏經》第五十九冊，第一〇八二號）¹⁶。「滲」字之意，漢月於《三峰藏和尚語錄》提及「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¹⁷三種滲漏，或於《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中曾提及「蓋五宗之最，惟臨濟一宗法密而不滲，苟非真參大透者不能盡其闡奧」¹⁸，因此漢月上述「滲」字之用法皆含有負面之意涵，漢月又說再提語《智證傳》是「不顧狂陋」，所以，漢月現存著作題名包含「滲」字的可能原因之一，或許是因漢月自謙自己的見解是不完善的緣故。

（四）漢月《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破題重要內容摘錄

漢月之破題是以△三角形符號起頭（參下列圖版），漢月說明提語《智證傳》主要原因是於三峰清涼院結夏說法時，全無下手處之故，才會選擇舉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以示徒眾，重要內容摘錄如下：

△三峯今年結夏，下手全無柄橛，終日商量，不曾說一句話。……如其不會，不免提起葛藤，與大眾翻騰一上，舉寂

因緣邪正註》、《三峰禪師開發功夫語錄》、《三峰菴約》、《三峰和尚心懺》、《三峰禪師語錄淨土直指》、《三峰於密藏禪師語錄》（不全）和《鄧尉山天壽聖恩寺三峰藏禪師語錄》（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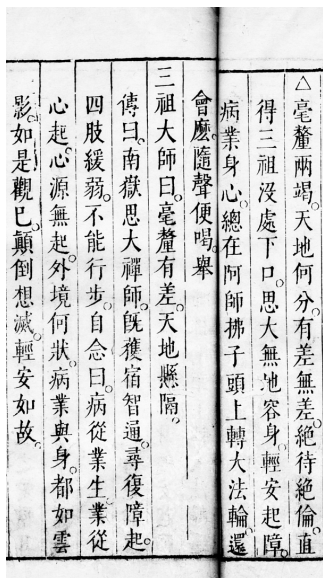
¹⁶ 《於密滲禪病偈》和《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原收於上海圖書館，現可見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38。

¹⁷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57b8-9。

¹⁸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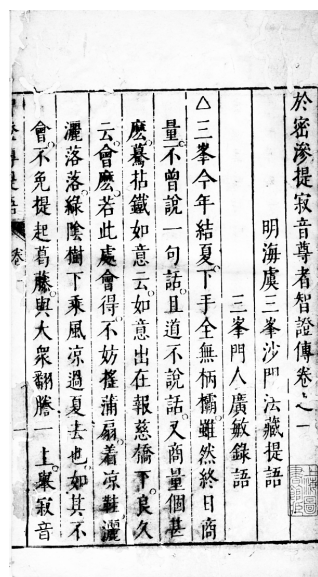
音尊者《智證傳》，乃云：終日商量不說一句謂之寂，不說一句終日商量謂之音。於此薦得，則寂處聞音，音中見寂。寂音俱喪，人法雙亡，個裏翻身，直下便了。不然則音寂相違，人名法相，輪轉無窮，幾時休歇？薦得謂之智，便了謂之證。尊者引經作傳，正謂佛法盛時，弟啐師啄，因智而證，以證證智，燈燈相續……¹⁹

漢月並且認為惠洪覺範作《智證傳》，意在於「因智而證，以證證智，燈燈相續」，此破題內容提供了漢月提語《智證傳》動機與目的完整陳述。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第六則

上海圖書館本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破題

上海圖書館本

¹⁹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頁 1。漢月另於第一〇九則提語說：「及看尊者之傳，太似老婆心切，半思半恨，不覺技癢，因對十數禪子略為提起，使不住於經教道理，恐牽人入於濁智流轉故也。」可見漢月提語《智證傳》時，約有十數禪弟子，《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卷 10，頁 13。

（五）漢月《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正文之體例

有關《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正文之體例，首先，此書既為漢月提語《智證傳》之作，其基礎架構當為惠洪《智證傳》原本 109 則之內容，但是，漢月皆於每一則之前先作一些提語，如上圖版所示為第六則之內容：

△「毫釐兩竭，天地何分？有差無差，絕待絕倫。直得三祖沒處下口，思大無地容身。輕安起障，病業身心。總在阿師拂子頭上轉大法輪，還會麼？」隨聲便喝！舉：

三祖大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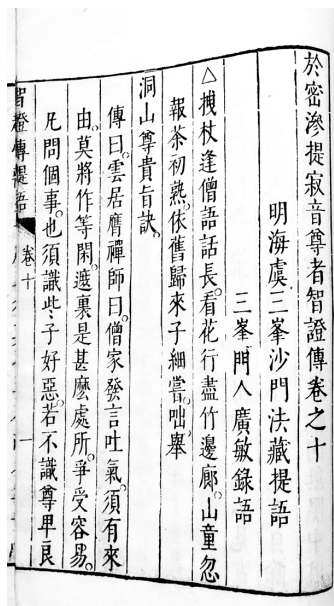
傳曰：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尋復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從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²⁰

因此，漢月提語與《智證傳》原本的內容的辨識方式為：每一則起首為漢月的提語，低一格和以△三角形符號開頭，並且以「舉」結尾引出惠洪《智證傳》之內容；接著為惠洪《智證傳》109 則之內容，頂格；最後惠洪的評論以「傳曰」開頭並且低一格。（參上列圖版第六則「三祖大師」之例）但是，上海圖書館本《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殘本僅存至卷五中，亦即至第 57 則中段，但由於所缺為惠洪的「傳曰」，仍可依現存惠洪《智證傳》補上，而第 58 則的闕文則無法補上，甚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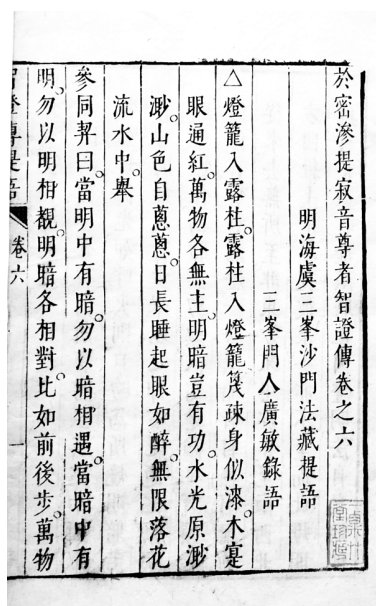
不過，最為可幸的是，筆者因於蘇州西園寺藏經樓又尋得《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下部（參下列圖版），古籍封面雖已不存，內容卻是完整無缺的，如今將上海圖書館本和蘇州西園寺藏經樓本上下部合

²⁰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卷 1，頁 10-11。

併，雖然仍缺第 58 則，現今學者便可見到《於密滲提寂音者智證傳》大致的全貌，有完整的材料進行研究。



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本



蘇州西園寺舊藏經樓本

(六) 刊記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一、二、三、七、九和十末頁皆存刊記，由其內容可見此典籍是由吳郡奉佛弟子或信女所捐金刻印的，而且各卷之發願文各異，內容分別為：

吳郡奉佛弟子嚴樟 捐金刻智證傳提語一卷 願早悟宗旨世遇明師

吳郡奉佛弟子嚴樟捐金刻智證傳提語二卷 願先親超昇亡幼解脫

吳郡奉佛弟子嚴樟捐金刻智證傳提語三卷 願門盛無衰身彊不弱

吳郡奉佛弟子陳炤昭刻智證傳提語六、七卷 願早悟宗旨遇明師

吳郡信女智卯智吉捐金合刻智證傳提語八、九卷 所願吉祥如意者

吳郡奉佛弟子嚴樟、陳自新合刻智證傳提語第十卷 願成佛果²¹

最後，卷十末頁並有嚴樟作於天啟四年(1624)的刊記，提供了《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刊刻緣起、捐金繕刻者和刊印年代完整的訊息。

愚聞之先聖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因自念禪宗淨土乃學道之二大路也，愚質最鈍，偏喜禪宗，遇三峯漢大師雖晚，一嘗其本分草料，遂有省處，從茲信入禪宗，更不改步矣。一日 大師手授《智證傳提語》一冊謂愚曰：「此吾大病中所□，提成而病愈，道不在茲乎？」首座曰：「此書五家宗旨具焉，參禪人不可不看。」愚未能領受，且念得茲寶，宜廣同志，乃合《寂音尊者智證傳》彙為一冊，與陳元鼎、信女智卯、智吉捐貲發願繕刻，板送三峯禪院，庶流通無盡而光明遍照哉！至大師悟道機緣，作書意旨悉具本條，愚不敢贅。

天啟四年秋吳郡教下弟子嚴樟頓首述²²

（七）小結

根據《三峰和尚年譜》所記，漢月於萬曆 38 年(1610)，三十八歲時行腳至虞山，安頓於後來名為三峰清涼院的禪寺，四十歲時開悟，漢月自己則於〈提智證傳序〉中說他從萬曆丙辰(1616)年起，於三峰清涼院

²¹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卷 1、2、3、7、9 和 10 末頁。

²²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卷末刊記。

結夏時，開始對眾人每日拈提一則覺範的《智證傳》，但後來由於生病，無法每日拈提《智證傳》，有時間隔一日或二日才提一則，其年譜更記漢月有時「或越四日、五日一提，甚或越月」，一直到庚申年(1620)，四年之後，即四十八歲時，漢月才因痛念法門，勉力的完成提語《智證傳》全書，這便是其年譜所記庚申泰昌元年(1620)，「首座聽石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²³但是，《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之刻印則晚至天啟甲子(1624)，因為漢月於〈提智證傳序〉末所記之日期為「天啟甲子歲秋日 三峯法藏於密氏序」，此年，漢月五十二歲，恰是漢月謁密雲圓悟于金粟廣慧寺之年，所以，漢月完成提語《智證傳》的時間實早在謁見密雲圓悟之前四年。

之後，漢月四處應邀弘法，並且於特定寺院，針對好佛儒者之根器，提語《智證傳》中經教的內容，藉以與參禪境界相印，因為《智證傳》貴在於其博引經教的內容，可以讓好讀佛經的儒者「因智而證」或「以證證智」，並且堅固他們參禪的決心；再者，漢月依據己身的經驗認為：無師自悟者，徹悟後，可以用《智證傳》內容來細檢自己所證的境界。²⁴依據目前所見歷史文獻資料而言，不可否認的是，漢月透過這樣的內容和方式，明末時成功地接引了一群常熟和蘇杭的好佛儒者。²⁵《於密滲

■

²³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漢月〈提智證傳序〉；《三峰藏和尚語錄・三峰和尚年譜》，CBETA, J34, no. B299, pp. 205c3-207b16。

²⁴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漢月〈提智證傳序〉。

²⁵ 此外，我們亦可見到年代晚於漢月的佘亭淨挺(1615-1684)亦有「參《智證傳》，以舊有《智證傳》而又參之」的記載，佘亭淨挺之生平詳見於清文人毛奇齡(1623-1716)所著〈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佘亭挺禪師塔誌銘〉。淨挺俗名徐繼恩，早年曾參加科舉，明弘光帝時(1645)舉明經，至四十七歲時，忽憶及前世為僧之因緣，才於西湖愚庵受曹洞宗法，落髮受三壇淨戒。此塔銘中，毛奇齡以參《智證傳》和又參舊有《智證傳》記之，雖然我們不能確定第一部《智證傳》是否為漢月之《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但佘亭淨挺參《智證傳》確實

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的撰述誠為禪宗典籍中非常特殊的體例，筆者計畫將來繼續撰寫《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的研究專文，以期對此典籍有更完整深入之分析和探討。

二、《靈崑和尚樹泉集》²⁶

【作者】

退翁弘儲(1605-1672)述，僧鑒曉青(1629-1690)編。

【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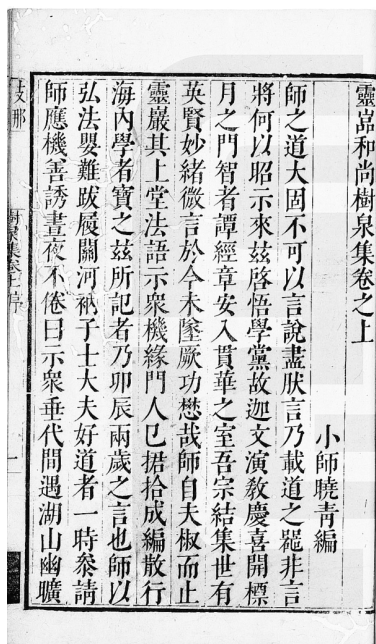
六冊二卷；集成於 1654 年；北京國家圖書館藏，16×27 cm，半葉 10 行，每行 20 字，版心有「支那撰述」。

本書架構包含卷上：三〈序〉、〈垂代〉、〈機緣〉、〈雜偈〉、〈真贊〉；卷下：〈法語〉、〈書問〉、〈佛事〉、〈雜著〉、〈跋〉、〈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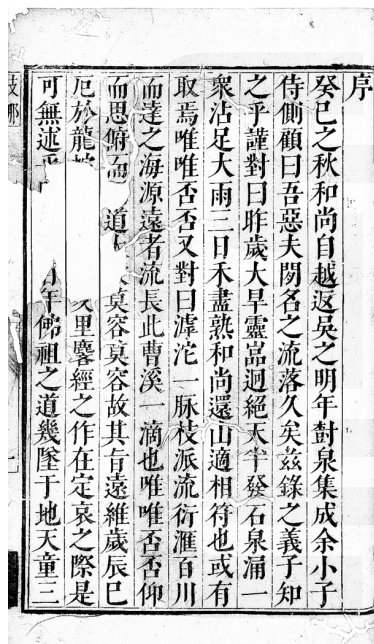
■

是可以做為有儒學背景之人喜好參究《智證傳》之另一實例。參〈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偲亭挺禪師塔誌銘〉收於毛奇齡，《西河文集》（九），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初版；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1，1984 年，頁 111；拙著〈《維摩詰經》論疏考辨——以宋明清時期相關著作為中心〉，《佛光學報》1：2，2015 年，頁 461-462。

²⁶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8。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出版之《徑山藏》亦收有一部殘缺之《靈崑和尚樹泉集》，此本僅存至卷上〈機緣〉部份，下缺，《徑山藏》冊 222，北京：國家圖書館，2016 年，頁 413-442。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內容說明】

弘儲號繼起，又號退翁，崇禎二年(1629)，年二十五從漢月法藏出家，前後共住持過十寺，其中以住錫靈巖山寺二十多年為最久。弘儲生平經歷過清順治帝、明亡(1661)和康熙帝時期，辛卯年(1651)得到浙江按院入疏奏彈的信息，壬辰年(1652)與木陳道忞(1596-1674)因耿應衡被劾之事同於永嘉被杖，《靈巖樹泉集》中多寄故國山河遺民之思，因而曾被清廷毀版。²⁷

■

²⁷ 清・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鮚埼亭集》卷 16，台北：鼎文書局，2003 年，頁 350-352；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72-379。

（一）三序

此三序分別由靈崑學人昭柄、參學弟子玄縱和小師曉青(1629-1690)²⁸所作，編者曉青說明「《樹泉集》意取樹植法源之義也」，內容提及《靈崑和尚樹泉集》為弘儲「卯、辰(1651-1652)兩歲之言」，刊印者玄縱則說「癸巳(1653)之秋，和尚自越返吳，明年《樹泉集》成」，因此，《樹泉集》應是於 1654 年刊印完成，三序重要內容摘錄如下。

1. 靈崑學人昭柄謹題〈序〉：

……辛卯壬辰(1651-1652)之交，誤罹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²⁹

2. 參學弟子玄縱拜手題：

癸巳(1653)之秋，和尚自越返吳，明年《樹泉集》成。³⁰

3. 編者序（小師曉青編）

茲所記者乃卯、辰(1651-1652)兩歲之言也，師以弘法嬰難，跋涉關河，納子士大夫好道者一時參請，師應機善誘，晝夜不倦，曰〈示眾〉、〈垂代〉。間遇湖山幽曠，風雨晦明，隨興所觸，

II

²⁸ 僧鑒曉青為弘儲繼起之弟子，《五燈全書》卷 84 有其傳記〈三峰清涼僧鑒青禪師〉，CBETA, X82, no. 1571, p. 465a11；清·黃昌壽著有〈高雲禪師曉青傳〉，收於《華山書》，《故宮珍本叢刊》冊 255，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 年，頁 34；北京國家圖書館收有曉青著作《僧鑒禪師語錄》32 卷和《高雲堂詩集》16 卷。

²⁹ 《靈崑和尚樹泉集·序（一）》卷上，頁 1-3；此〈序〉略殘破，闕文可依清徐枋《居易堂集》卷 5 所收，〈靈巖樹泉集序〉補上。

³⁰ 《靈崑和尚樹泉集·序（二）》卷上，頁 1-3。

吐為偈語，皆天籟也，曉青忝為侍座，隨得隨記。……《樹泉集》意取樹植法源之義也。³¹

（二）《靈岩樹泉集》之重要內容摘錄

下文摘錄《靈岩樹泉集》中弘儲的遺民思想、收到浙江按院入疏被奏彈的反應和於永嘉被杖之心情。

〈弔瞿稼軒先生〉：

死固尋常事，難于得所終。寸心依日月，片語落霜風。
成敗非繇我，精誠獨見公。世無良史在，誰為表孤忠？³²

〈辛卯九月得浙江按院入疏信〉：

風聞白簡綴聞名，何幸村僧達帝京。聖諦廓然無朕跡，還云不識可憐生？³³

〈徵赴永嘉正值母難也〉：

母難逢征邁，冰霜結遠心。不因今日事，爭識古人深。³⁴

〈廿二日院鞫被杖歸寓示徒〉：

嚙雪飲冰無厭足，履湯蹈火又何妨。東西南北雖空闊，去就原憑自主張。

拈槌豎拂遭人怪，帶水拖泥若箇知。欲識現前親的旨，西來直指果無私。³⁵

³¹ 《靈岳和尚樹泉集·序（三）》卷上，頁1。

³²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上，頁34。瞿式耜(1590-1651)，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晚年擁立桂王朱由榔(1624-1662)，駐守桂林，永曆四年(1650)城破被捕，翌年就刑，《明史·列傳》卷280，《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頁7179-7184。

³³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下，頁1。

³⁴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上，頁11。

³⁵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上，頁12。

〈禪者畏禍遠避為之一笑〉：

惹禍遭官罵禿翁，束裝潛引去匆匆。若非直指鉗鎚辣，誰辨盲龜與象龍？

聲聲刀斧夢中圓，忍受應非下士緣。螳臂豈堪支虎穴，且留纖指弄雲泉。³⁶

〈偶偈〉：

阿師多口枉遭官，到此方知行路難。尋逐色聲徒意亂，怖除刀箭豈心安？

爭傳真玉泥中辨，那信真金火裏看。埜鬼閒神輕斷送，無煩紙陌酒臺盤。³⁷

（三）跋

……是集之出，如杲日麗天，洞達幽隱，〈垂代〉一種便可與睦州、雲門共成三點，而諸餘隻字一一弄大旗手，八面風生，倘非于請室證法華三昧，豈能有如是波瀾？如是嶮絕？文易箕疇，且猶以憂患得之，法身大士傳佛心印，愈可知已。今面目現在，誠有構得著者，燒卻國師圓相，仍自胸襟流出，濟志不敢置喙，苟非其人，慎勿以跛驢盲者之見，擬龍象蹴蹋。小師濟志謹跋³⁸

（四）〈刊記〉

菩薩戒弟子濟開同徒上音、上榮、上胤

德慶等捐貲刊此

樹泉集壹部符願塵生傳持正法

■

³⁶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下，頁 12。

³⁷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下，頁 19。

³⁸ 《靈岳和尚樹泉集》卷下，頁碼殘缺。

世世化育魔冤 板存崇報院³⁹

（五）小結

弘儲繼起生活於明末清初，過去學者較常注意的是《靈崑樹泉集》中故國山河遺民之思，但誠如編者曉青之〈序〉所言：《靈崑樹泉集》為 1651-1652 年間，僧眾、士大夫和好道者參請時，弘儲應機善誘，晝夜不倦之示眾垂代內容，《靈崑樹泉集》亦可提供將來學人對於三峰派禪法之研究，繼續推進至第二代禪師之重要資料。

三、《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⁴⁰

【作者】

碩機弘聖(?-1658)述，侍者通英、上綏記錄。

【版本】

一卷一冊；明弘光乙酉年(1645)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16.7×26 cm，半葉 9 行，每行 19 字，版心有「碩機禪師語錄」。

本書架構包含鄒忠胤〈序〉(1644)、〈潤州縉紳孝廉文學并諸居士請疏〉、〈上堂〉、〈小參〉、〈機緣〉、〈偈頌〉、〈普說〉、〈書〉、〈佛事〉、刊記(1645)。

【內容說明】

碩機弘聖為荊溪巫氏子，年十九於邑之淨明院斷髮出家，受具後徧游講肆，意終不愜。謁三峰藏，參「萬法歸一」話頭，經二載，一夕忽

³⁹ 《靈崑和尚樹泉集》卷末刊記。

⁴⁰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11。

有所悟，但漢月的回應為：「此乃輕安境界耳。」遂痛策之，終不能契旨，乃辭漢月出山。後參密雲圓悟，屢遭痛棒，偶有一僧問話，纔開口，圓悟便打，弘聖從旁猛省，依止四載後，復歸覲漢月。漢月住鄧尉山聖恩寺時(1629-1632)，付弘聖竹篋，領三峰寺僧眾三載。崇禎壬午(1642)出住潤州之焦山禪寺，後遷高峰禪寺。順治戊戌(1658)年端坐而化，塔于其弟子峻明謁所住錫之龍牙。⁴¹下文中，筆者列出〈序〉、〈潤州縉紳孝廉文學并諸居士請疏〉和刊記全文，並擇選開堂、小參、機緣和〈濟宗玄要〉偈頌各一則以饗讀者。

（一）鄒忠胤〈序〉

鄒忠胤（約活躍於 1593-1650）為明代詩文家，此序作於崇禎甲申(1644)年，序中稱碩機弘聖「先入天臺之室，而後獨得三峰之髓」，原序文因部分墨跡淡去，有幾字無法判讀。

吳應國之心其士大夫全然，予竊以是愧於此也。噲乎！此卿隱矣，其不隱者文彩已，彩有目哉！見有耳哉！□而卿未深有心者，去又未深，無心去會也，□深方甚，□事事返以古人□，雖深隱，學者指返不攜，法恃所至鯨音雷震，狐狂諧踪。至於一腔忠誠之心形步言表，求之大慧而□可多得，誠至其說法如鳥行空不留朕跡，真可觀語論未墜之，緒而紹拈花直指之傳，此其所以先入天臺之室，而後獨得三峰之髓，非偶然也，因為弁其益，以俟後之去者。

崇禎甲申(1644)冬月毘傳弟子鄒忠胤沐手拜撰⁴²

■

⁴¹ 《五燈全書》卷 69，CBETA, X82, no. 1571, pp. 332a23-333a3。

⁴²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序。

(二)〈潤州縉紳孝廉文學并諸居士請疏〉

此疏為潤州以筓繼良為首共 54 位居士，同邀弘聖住錫焦山禪寺之請疏，疏中並提及弘聖參密雲圓悟，復歸觀漢月之事，重要內容依原疏格式摘錄如下。

伏以
山峙海門實
古佛傳心之勝地，道隆濟上，推當代付法之正宗，惟人與地以
相宜，故素與緇
而共仰敬迎
瓶錫佇領
鉗錘恭惟
碩機大師
天性粹真
行業純一
初生念父母深恩，啼哭數聲，同佛陀不言之孝。七歲發出家
弘願，鬱病拾載，符仰山斷指之誠，悟一棒于薰風
金粟嘆兒孫之真正
透三玄于玩月
聖恩記侍者為不虛，招手便行，掩耳輒去，盤結孤峰頂上，
覓人深山鑊頭，
養道雲陽，覲師鄧蔚，再思一頓，華亭船已踏翻重出，雙趺
迦葉衣仍密付，
洵苦行之第一，宜囑付之再三良等夙仰
玄風久欽
妙論茲念，海門一席真為古佛道場，南詢之大士杳然，香雲
久散，說法之 問公新去，花雨難追，惟
大師菩提久發，實童子之再來，祖印密傳稱
問公之同氣，茲山之席非

師而誰？敬資瓣香奉迓

寶座伏乞

蚤飛金錫

遄駕慈雲，痛棒重施，再見石人頭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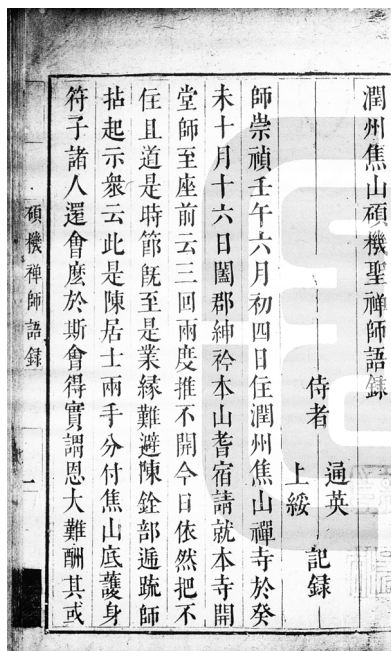
震雷一喝，直教海水倒流，焦山便是靈山，浮玉佇需

移玉中流砥柱，今時衍濟派為江濤，末法光明億劫，仰海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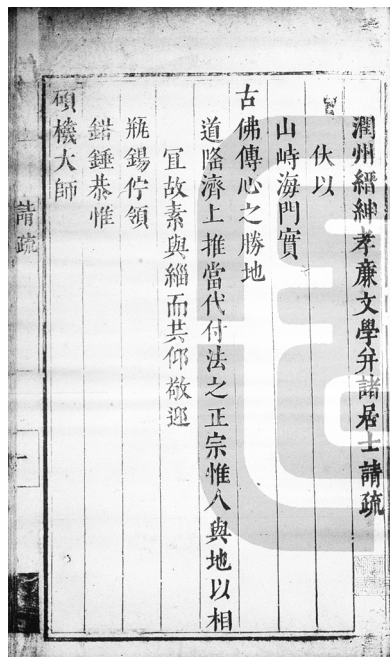
為佛國，良等

曷勝翹竚之至

笈繼良 陳觀陽 張捷□ 仲鼎等謹疏⁴³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

⁴³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請疏》，頁 1-3。

（三）〈開堂〉

師崇禎壬午(1642)六月初四日住潤州焦山禪寺，於癸未(1643)十月十六日，闔郡紳衿本山耆宿請就本寺開堂。

師至座前云：「三回兩度推不開，今日依然把不住，且道是時節既至，是業緣難避？」

陳銓部遞疏，師拈起示眾云：「此是陳居士兩手分付，焦山底護身符子，諸人還會麼？於斯會得實謂恩大難酬其或未委，且聽維那宣出。」宣疏畢。

師以拂子指法座云：「從上老古錐一個個都向這曲象木上，開鑿人天正眼，揭示佛祖猷，山僧口似巧兒破蓆袋，今日到來又如何施設？」喝一喝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侔天地明逾日月，薰向爐中端為祝嚴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仁風廣被，慧日常明，萬邦歸聖，化野老樂昇平……此一瓣香，參侍二十餘年，一旦親蒙印可，懷之則百匝千重，拈來則薰天炙地，薰向爐中鼎伸供養蘇州府鄧尉山壽聖恩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先師三峯藏禪師用酬法乳。……⁴⁴

（四）小參一則

小參：「現成公案，擬議則十萬八千，祇如不擬議時作麼生？」良久，撫几一下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⁴⁵

（五）機緣一則

師在金粟時，一日問粟：「今夏堂中幾人知有？」

粟云：「你還知有麼？」師抽身便出。

■

⁴⁴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頁 1-2。

⁴⁵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頁 10。

復呈偈云：

「蕎直走！誰知有？飯到嘴，開張口。
咄！喫在肚裏了，當下飽齣齣。」

粟接得便袖起，師云：「和尚慣得其便。」

粟擬拈棒，師拂袖便行。⁴⁶

（六）偈頌一首

〈濟宗玄要〉

大悲千手赴群機，顯密雙行未盡奇；卷到碧螺尖頂外，晉鋒八博露全提。⁴⁷

（七）刊記

直隸鎮江府弟子玄嚴、玄貞、玄齋總眾捐貲刻

時直隸南宮縣人弟子崔樹棠嘉祥蔭南續

明弘光乙酉(1645)季春吉旦焦山寺識弟子崔樹棠續⁴⁸

（八）小結

碩機弘聖先謁漢月法藏，後參密雲圓悟，於圓悟處開悟後，又歸覬漢月，弘聖參悟於二師之過程饒富玄機，之後漢月轉住鄧尉山聖恩寺時，付弘聖竹篋於三峰寺領僧眾三載，可見弘聖是頗得漢月肯定的弟子。崇禎壬午(1642)年，弘聖受請出住潤州之焦山禪寺，《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收有〈潤州縉紳孝廉文學并諸居士請疏〉全文，因此，《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可提供學者有關三峰派第二代禪師與當時儒者互動之訊息，並且除了碩機本身之禪法思想以外，亦記有碩機參請圓悟

■

⁴⁶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頁 14。

⁴⁷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頁 22。

⁴⁸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卷末刊記。

之語句，適可提供我們非常難得的材料，可以一探圓悟與漢月教導弟子方式之異同。

四、《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⁴⁹

【作者】

豁堂正岳(1597-1670)述，海舫、寂衡、寂聖、寂仁、成樾、海珠、通暉、趙弘、寂熹等錄。

【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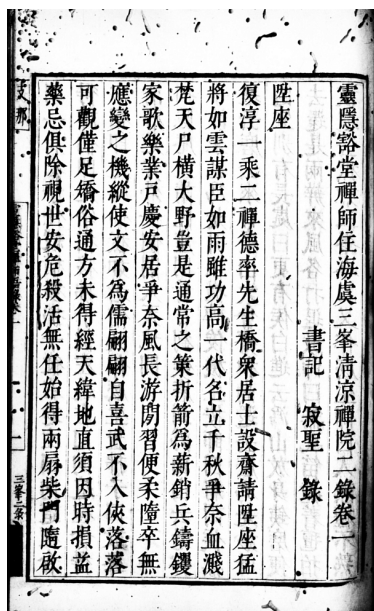
二卷，共五錄，末頁破損嚴重；錄一卷一記有：「壬辰(1652)正月二十五日入院，朱鳴之居士請陞座」，錄五記有：「大樹和尚十週(1656)⁵⁰」；上海圖書館藏，17×33 cm，半葉 10 行，每行 20 字，版心有「支那撰述」。

本書共五錄，每錄皆有不同的紀錄者，由於《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二錄、三錄、四錄和五錄所記皆為「卷一」，筆者推測當時各錄應為獨立編集和刊行，除此之外，各錄頁碼亦有重複錯置的情況，原因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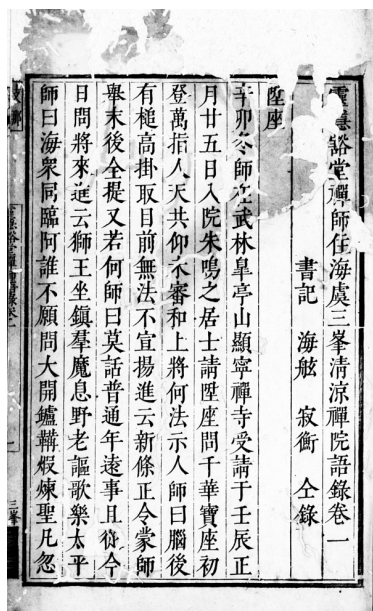
II

⁴⁹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4。

⁵⁰ 大樹和尚為大樹弘證，生卒年為 1588-1646 年，因此，大樹和尚去世十週年應為 1656 年。



上海圖書館本



上海圖書館本

每錄紀錄者和目次如下：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卷一，書記海舫、寂衡全錄，目次為陞座、示眾、普說、問答機緣、小參、法語、佛事。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二錄（上）》卷一，書記寂聖錄，目次為陞座。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二錄（下）》卷二，書記寂仁錄，目次為陞座、示眾、晚參、機緣。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三錄》卷一，記錄成樾、海珠全錄，目次為陞座、示眾、晚參、普說、佛事、開光法語。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四錄》卷一，記錄通暘、趙弘全錄，目次為陞座、小參、機緣。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五錄》卷一，書記寂熹錄，目次為陞座、小參、機緣。

【內容說明】

正岳字豁堂，號隨山，十歲父喪入靈隱寺充童行，十五歲已參漢月於淨慈寺，但《五燈全書》記豁堂因憂慮三峰法嗣乏繼，因此「降子為孫，事兄為父」，嗣一默弘成(1575-1641)，屬三峰派第三代。豁堂晚年無端入獄，仍於獄中坦然隨機說法，歷主靈隱寺、三峯清涼禪院、淨慈寺和普寧寺等法席，於1652年住錫三峯清涼院。⁵¹以下筆者從《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中，擇錄陞座、淨土法門普說和小參各一則，藉以管窺豁堂之教法內容。

(一) 陞座一則

辛卯(1651)冬師在武林皋亭山顯寧禪寺受請，於壬辰(1652)正月二五入院，朱鳴之居士請陞座。

問：「千華寶座初登，萬指人天共仰，未審和上將何法示人？」

師曰：「腦後有槌高掛取，目前無法不宣揚。」

進云：「新條正令，蒙師舉末後，全提又若何？」

師曰：「莫話普通年遠事，且從今日問將來？」

進云：「獅王坐鎮，羣魔息野，老謳歌樂太平。」

師曰：「海眾同臨阿誰不願？」

■

⁵¹ 正岳豁堂之傳記可見於以下資料《五燈全書》，CBETA, X82, no. 1571, pp. 449c18-450c24；《三峰清涼寺志·豁堂岳禪師》卷4，《中國佛寺志叢刊》冊40，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勅建淨慈寺志·豁堂岳禪師塔》卷12，《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17，台北：明文書局印行，1980年。

問：「大開鑪鞴煅煉聖凡，忽遇出格衲僧如何相接？」

師曰：「正好喫棒！」……⁵²

（二）〈淨土法門普說〉

師過江陰栢林菴，趙在茲居士請示淨土法門。普說：夫十方諸佛，始從菩薩地中發大誓願證大菩提，以同體悲運無緣慈，攝受眾生離苦得樂，從本垂跡皆有三種身，四種土。一者以法界為體，了無生滅去來，大小高下之殊，故名清淨法身。此以真空為界，了無成壞，始終廣陋勝劣之異，故名常寂光土。惟斷除十惡，伏斷三惑，求大涅槃，方能契入。

二者以願力為體，因果成緣，現勝相好，故名圓滿報身。以此功德為聚莊嚴具足，成勝寶土。惟勤行六度，廣修萬行，發大菩提，始能克荷三者以慈悲為體，降尊就卑，衷衷外褐，現劣相好，故名應化身。此以幻化為境，為實施權，雖度未了，成劣剎土，故名方便有餘土。此土或具餘趣，或止人天，故亦名凡聖同居土。凡回小向大，厭苦趣樂，均得受生。……

阿彌陀佛所有智慧功德相好，光明壽量名稱及國，城樓閣華香樂器飲食衣服，獨於十方佛剎莊嚴中倍現莊嚴，殊勝中倍現殊勝，令行者深生渴仰，致力專誠，念不旁馳直性無礙，如海寶千般先求如意，則世間之樂一切具足。永無窘乏饑寒之苦。此蓋阿彌陀佛以悲願力現應化土，令諸眾生慕樂舍苦，漸超二種生死。此乃化城為物，行權雖有非實，故曰方便。若既至此已，所作隨息即至寶所，今寶所在近而把手不入，苟非生育跛蹇者，斷無是理！不然以一句而超百億，猶以微塵而博眾寶，亦何苦而不為耶！⁵³

■

⁵²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錄》卷1，頁1。

⁵³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普說》卷1，頁1-2。

（三）小參

薦玄五禪德小叅。靈光不昧，雖然萬古微猷若也，毛羽自憐，未免時人窠臼，直須不重已！靈於一毫端功位齊轉，然後上古風規，今時樞要無可不可，方於當人衣線下，略有些子氣息中有一人，未入門來，便能用龍奮迅三昧，如巨靈擘岳，等閑拈取一莖草子，相與扶起浮幢王剎，聞者見者莫不一時換却眼裏，瞳人已自落落可觀，更於楊岐正脉，有時泉眼不通能攪長河為酥酪，盡大地撮來如粟米，清涼山裏萬菩薩，直至如今飽不饑，始是作家衲僧。雖然如是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欲求拈尾，作頭始獅返躑者一着子作麼生？莫負大功，居一色吹毛用了急須磨。⁵⁴

（四）小結

正岳豁堂十五歲即參漢月於淨慈寺，但因憂慮三峰法嗣乏繼，因此改嗣一默弘成，降為三峰派第三代，《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為其 1652 年住錫三峯清涼院時，陞座和小參等內容，都是學者研究三峰派第三代禪師思想與修行之絕佳資料，尤其是對探索明清之際的禪淨思想而言，正岳之淨土法門普說更是當時從禪師之立場，應居士之請解說淨土法門之意義的重要著作。

五、《碩揆禪師語錄》抄本⁵⁵

【作者】

碩揆原志(1628-1697)述，侍者■■■等記錄。

■

⁵⁴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五錄》，此頁版心雖標示為「一」，實為五錄之最末頁。

⁵⁵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6。

【版本】

四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18.4×29.7 cm，半葉 10 行，每行 20 字，版心有「支那撰述」。

本書架構包含：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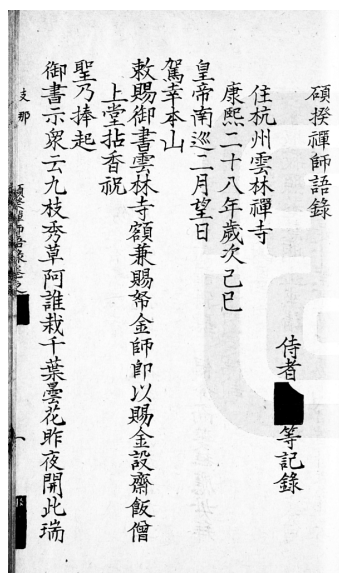
卷■頁 1：「住杭州靈隱禪寺」(1686-1688)

卷■頁 1：「住杭州靈隱禪寺」(1686-1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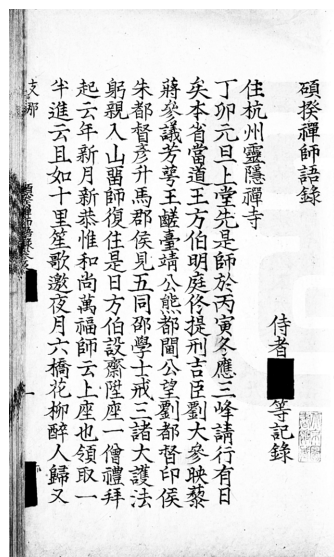
卷■頁 1：「住杭州雲林禪寺」(1689)

卷■頁 1：「住杭州雲林禪寺」(1689)

後序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內容說明】

碩揆原志，號借巢，鹽城孫氏，其父為惡人所害，碩揆手刃其仇人後，於順治七年(1650)，23歲投海州佛陀寺剃髮，不久從靈隱寺具德弘禮(1600-1667)受戒，屬三峰派第三代，歷主揚州上方寺(1662)、泰興慶雲寺(1663)、徑山寺(1668)、三峰寺(1672)、鎮江五州寺(1679)、揚州善慶寺(1680)、靈隱寺(1681)，66歲時再住三峰寺(1693)。⁵⁶此《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僅為碩揆住杭州靈隱禪寺之記載，本文摘錄楊雍建所作之〈序〉、上堂和錢陸燦手書〈敕改雲林寺上碩下揆和尚語錄後序〉如下。

(一) 楊雍建〈序〉

楊雍建(1627-1704)為杭州士人，清代有名諫官。⁵⁷此序作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說明碩揆於康熙辛酉(1681)年起住錫靈隱禪寺，此語錄為丙寅(1686)以後，海內縑素問答機緣之記載。

康熙辛酉(1681)十二月，碩揆禪師自廣陵善慶來住是寺，寺中百廢具舉，飛樓、傑閣、干霄、壓山、朝鐘、暮鼓，弟子如雲，靈隱山水既擅東南之勝，師梵行高邵，名播遠近，四方車騎來西湖者必過靈隱，送迎往還多繁劇，師苦喧耽寂，恒欲去之。丙寅(1686)冬月，應三峰請刻期將行，藩臬諸當事泊今宮詹邵公戒三入山，固留又三年。……庚午(1690)十月師以語錄如千卷，問序於余，則皆自丙寅(1686)以後，海內縑素問答機緣……康熙二十九年(1690)歲次庚午仲冬望日 海昌楊雍建謹序⁵⁸

■

⁵⁶ 〈碩揆和尚塔銘〉，收於《增修雲林寺志》卷5，《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冊24，頁189-203。

⁵⁷ 《清史稿·列傳六十一·楊雍建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⁵⁸ 《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卷1，〈序〉，頁1-3。

（二）上堂

〈住杭州靈隱禪寺〉

丁卯(1687)元旦上堂，先是師於丙寅(1686)冬應三峰請行有日矣，本省當道王方伯、明庭佟、提刑吉臣劉大參、映藜蔣參議、芳萼王嵯、臺靖公熊都閫、公望劉都督，印侯朱都督、彥升馬郡侯見五同邵學士戒三諸大護法，躬親入山留師復住。

是日方伯設齋陞座，一僧禮拜起云：「年新月新，恭惟和尚萬福！」

師云：「上座也領取一半！」

進云：「且如『十里笙歌邀夜月，六橋花柳醉人歸』又是什麼人境界？」

師良久云：「會麼？」

進云：「和尚豈止領取一半？」

師云：「也是錦上添花。」

又僧禮拜起便喝！師云：「今日是元旦。」

僧擬議，師亦喝！僧又擬議，師便打！……⁵⁹

〈住杭州雲林禪寺〉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歲次己巳

皇帝南巡二月望日

駕幸本山

敕賜御書「雲林寺」額兼賜帑金，師即以賜金設齋飯僧

上堂拈香祝

聖，乃捧起

御書示眾云：「九枝秀草阿誰栽，千葉曇花昨夜開，此瑞不因天子現，額題御筆自何來？」隨顧左右云：「然寺

頒新額，人天百萬，靈山從此改觀，教有清規，佛祖三千，皇恩以何為報？爰疊前韻，再聽一偈：

■

⁵⁹ 《碩揆禪師語錄·住杭州靈隱禪寺》抄本卷1，頁1。

介而菱拜應毋拜，祇不妨開且要開。莫笑沙門違佛制，
當今天子活如來。」遂謝恩。⁶⁰

（三）錢陸燦手書〈敕改雲林寺上碩下揆和尚語錄後序〉

錢陸燦為常熟人，明末清初之士人，此後序亦作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撰寫目的在於記錄康熙皇帝於二十八年(1689)南巡杭州，改靈隱寺為「雲林寺」之事蹟。

今天下之無真儒久矣，無儒而有禪遠不具論，我三峰堂上藏祖一傳而靈巖儲祖、徑山禮祖，靈巖再傳如先師黃山檠老人，徑山再傳今雲林上碩下揆和尚。此諸大老皆以儒起家，而得法於禪，親提正印，扶植綱宗，三峰、徑山、靈巖諸會，語錄流布，諸方何其盛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正月，三峰下法小姪鐵牛居士錢陸燦，法名道燦，盥手書，時七十有九。⁶¹

（四）小結

碩揆原志為三峰派第三代禪師，歷主七座寺院，其中二次住持三峰清涼院，從楊雍建所作之〈序〉可看出，碩揆在三峰派第三代禪師中是頗為僧人和士人所敬重，此《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僅為碩揆住杭州靈隱禪寺之記載，是將來學人研究碩揆禪法思想重要之典籍。除此之外，其中一則上堂並且描述了康熙皇帝二十八年(1689)南巡靈隱禪寺，敕賜御書「雲林寺」之經過，出身常熟之士人錢陸燦並且作〈敕改雲林寺上碩下揆和尚語錄後序〉以記此事蹟，但是，不料此事竟成為下一部典籍《碩揆禪師語錄》刻本中所記，重燃古南偽筆和牧雲五論諍辯之導火線，因此，以研究明清僧諍歷史而言，《碩揆禪師語錄》抄本是不可缺

■

⁶⁰ 《碩揆禪師語錄·住杭州雲林禪寺》抄本卷1，頁1。

⁶¹ 《碩揆禪師語錄》抄本後序，頁1-4。

之史料。⁶²

六、《碩揆禪師語錄》刻本⁶³

【作者】

碩揆原志述，侍者■■等記錄。

【版本】

四冊；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15×27cm，半葉10行，每行20字，版心有「支那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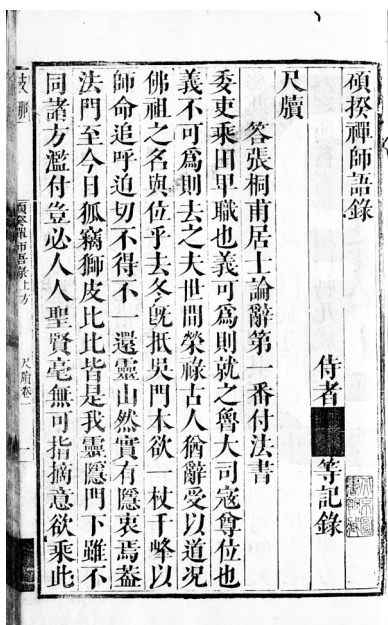
本書架構包含卷首有二目錄：一為「尺牘」共十二卷，二為「啓」共一卷，但第二部分「啓」之內容被錯置於「尺牘」卷九至卷十之間。

「尺牘」十二卷依序收有碩揆住錫於上方寺(1662)、慶雲寺(1663)、徑山寺(1668)、三峰寺(1672)、五州寺(1679)、善慶寺(1680)和靈隱寺(1681-1692)之尺牘，錄於版心中記有「上方」、「慶雲」、「徑山」、「三峰」、「五州」、「善慶」和「靈隱」等訊息，為研究碩揆之完整禪法思想重要之典籍，但碩揆自1693年再度住錫於三峰寺之後的尺牘即無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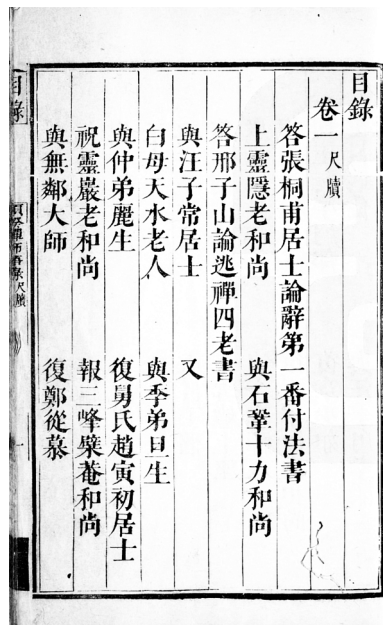
■

⁶²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2，1984年，頁343-345。

⁶³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7。碩揆另有一部六卷《碩揆禪師語錄》刻本，此本為碩揆主上方寺、慶雲寺、徑山寺和三峰寺之語錄，收於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出版之《徑山藏》冊205，2016年，頁525-618。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本

【內容說明】

《碩揆禪師語錄》刻本與三峰派發展最有關之內容，應為碩揆住靈隱寺時，作於 1690 年的〈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附來書〉，此書信之撰寫緣起為當時有自稱為「天童三峰位下法屬」共 28 位居士，特為護持碩揆和三峰派之名聲而寫了一封書信，之後，碩揆特地回復來信而作〈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本文依二信撰寫之先後時序，先簡述天童三峰位下法屬來書，再摘錄碩揆〈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內容。

(一) 天童三峰位下法屬來書

江浙兩省眾護法來書中所列「天童三峰位下法屬」28 位居士分別

為：許之漸、秦松齡、翁淑元、繆彤、黃永、錢中諧、黃與堅、王澧、錢廣居、錢上安、馬廷桂、錢陸燦、錢祖壽、陸輅、孫暘、曾肇甲、錢三錫、趙廷珪、錢晉錫、陸士炳、許維梈、許維楫、蔣陳錫、錢瓚、嚴虞惇、張高位、錢春明和錢蜚熊⁶⁴，這 28 人皆出身常熟且不乏著名之詩人和官吏，其來書中始於「恭惟碩老和尚道岸標題，北斗德風，衣被諸方，皇帝南巡，駐蹕『雲林』兩字於鑠哉，靈隱重新，達磨東土傳宗，臨濟一燈炳耀於金粟，四世固已續佛祖之慧命。」⁶⁵書首便標舉出皇帝南巡改「靈隱寺」為「雲林寺」之事，此事發生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時。

但是，此事卻遭來密雲系的南澗天竺(1624-1697)⁶⁶批評為偽說，因此，天童三峰位下法屬來書提出了「不必與辯者」八事，其來書所指八事為：

……前年古南後人果得誤刻古南偽筆〈五論〉、〈雜詩〉，旋為不遠之，復齋版到興福，於古南舊住，告佛劈燬其版事訖。夫古南、三峰同是天童之子，其後人兩家同條一脈，自起自滅，與磬山派天竺無預，此不必與辯者一也。

止因天竺較刻出於果得之跋，夫果得得於小二郎之手，而果得自言實不知書誤，是正於天竺，而底本為天竺所匿不吐，夫刻者果真則何以有底本之匿？既匿底本又有書與磬巖往復，互相題拂，力證刻者是真非偽，所以有三峰楚珍老闇黎《辨魔須知》之刻，夫又何損於古南三峰哉？此不必與辯者二也。

II

⁶⁴ 《碩揆禪師語錄·靈隱·尺牘》刻本，頁 42。

⁶⁵ 《碩揆禪師語錄·靈隱·尺牘》刻本，頁 38-39。

⁶⁶ 南澗天竺為《五燈全書》卷 80 之「杭州理安天竺珍禪師」，CBETA, X82, no. 1571, pp. 430c5-431a9。

當時闢書宗救從上祖、父、孫皆為發明宗旨，故終天童三峰之世父子如初，及追潭古之版到天童請燬，而天童老人顧云：「此不妨各行，以宗旨無妨於發明也。」今〈五論〉、〈雜詩〉何為而作乎？洞聞並非三峰之師，而天童三峰之世父子如初，何叛師之與有？此又不必與辯者三也。

至於愈出愈奇，近日新刻平陽為古南塔銘中，有《懶齋後集》、《法門正諍篇》盛行於世，按果得之跋，此刻於乙丑(1685)、丙寅(1686)兩年，則是古南死時(1671)此書尚藏小二郎秘笈，邇平陽示寂之年(1674)將二十年矣，何由云「盛行於世」？且古南後人既為古南而求塔銘，須其死後三十年，作塔銘之人亦死後二十年而方梓刻，塔銘即真，而文未必真，「盛行於世」者之語，顯然偽造，增入以結證〈五論〉之果，有狐尾馬腳即在於此，又不必與辯者四也。

至於其他公案，判斷改竄隨語生解，此關渠自家學地，非關吾家事，不必辯者五。

王序將堂堂相國祖父誤借他人，天笠云：「不知誰作。」又云：「其令親代作。」前後閃忽，自有王氏張主，非關吾家事，不必辯者六。

「雲林」二字皇上御筆親書，且鉗以璽。升「雲林」二字於禪寺之上，正所以尊王崇聖。乃云和尚自書，人雖至愚，未有敢偽為御書并偽刻御璽者，尤不必與辯者七。

至於九歲女童問道機緣，眾耳眾目大書特書，彼人既踞法王之座，作此等地獄語、地獄想頭，則尤不必與辯者八矣。

前四辯我三峰門下所不得不辯，而今不必辯矣；後四辯本不必與辯，今尤不須辯矣。楚珍江浙地隔，馬腹鞭長，伏乞和尚曲垂傳致，其靜聽以待後日公論之自定，若彼人作業無已，再犯

不容，凡我三峰法屬，自有怒髮螳臂在，諒不放和尚獨為君子也，專此公啓不盡。⁶⁷

這些天童三峰位下法屬認為：前四辯係關三峰門下之事，雖「不得不辯」，但牧雲五書顯然為偽造是不必辯之事，後四辯不關三峰門下或有關皇上御筆親書「雲林」二字則是「不必與辯」之事，文字中充分表達出除了護衛三峰派以外，目的亦是支持碩揆之立場。

（二）碩揆〈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

碩揆於其回復江浙兩省眾護法之書信中，描述了三峰派與木陳道忞和牧雲通門(1599-1671)一系之舊怨與新仇，當時批評碩揆的人為曾參問古南牧雲通門的南澗天笠，碩揆回復之書信重要內容摘引如下：

恭惟諸大護法先生為名教儒林之泰山北斗，作天童三峰之金城湯池，原志三十年楚水吳山謬稱領眾，有時蒙霧而行，有時戴星而坐，何嘗一日而不在光明之中潤澤之內哉？前年西資菴老僧果得梓刻古南偽筆，毀我三峰漢祖，旋知為人所誤，亦既燬其板矣。不料南澗天笠禪師作〈復檠巖書〉，刻於其《夾山錄》中，力證古南之筆是真非偽，引蔓牽枝肆無顧忌，以致楚珍閣黎有《辨魔須知》之刻，從祖宗起見也。……

因覈其在《夾山》作〈聖駕幸竹林即事詩〉有曰「尊貴形忘扶老步」，尊貴指聖駕，老步夾山自指，妄言聖駕忘其尊貴而扶伊之老步也。此其語欺君罔上，大逆不道，依律而斷，當正何典？……

其《回生訣》之作則尤可一笑也，今夏始見其抄本，是得於報先寺職事之布送者—報先，號濟水，南澗同門也，然其所標之

■

⁶⁷ 《碩揆禪師語錄·靈隱·尺牘》刻本，頁39-42。

題但曰「《無名子回生訣》」，並不列著書者之姓名，大抵以《五宗救》為發難之端，而遂毀我天童三峰兩祖以及潭吉和尚，辭旨穢惡。…其中有曰：天童付三峰之法，不過利其供養，賞其相貌魁梧；三峰受天童之付，乃誑騙衣拂，以至入室操戈，而天童方噬臍無及是失其擇法之眼也，與者、受者皆不能無過。此等語言何異於接官亭候官府罷讌之轎夫、繻夫，爭殘杯冷炙不得而混相廝罵？……

若乃雲林寺額尤不必與其剖析，今因老闇黎駁其媒孽之謬，輒復一為申明之。去歲二月十五駕幸靈隱既賜帑金，兼許墨寶。明日詣行在謝恩，值上賜宴演武場，傳旨留候，至二鼓召對敕賜御書「雲林寺」額。時余少涉佇思，王臣宰官兩行排立，則皆異口同聲曰：「和尚勿疑，皇帝御筆即敕書也。謝恩！」而大司馬今丹徒相國為之開陳譬說，尤為周詳。鑾輿回復，相聞於督撫司道合省文武，方擇日以陞。此為何等事件而可草草擅行？今南澗謂寺額是余自書自上，此直兒童之見。……

雖然夫天童、三峰、安隱，我之諸父、我之祖、我之曾祖也，人無故而毀我三世父祖，為其兒孫者，苟非惟念水草，餘無所知之異類，所宜糜軀碎頂，不與共載天者也。今親承其法乳之兒孫，顧籍舌閉口而不言，幸有一先代之耆舊為鳴其不平，又阻而遏之，此其人豈非博法門鄉愿之名哉？弗也君子之處若輩固宜爾爾，吾不有言在前乎，所謂可以默擯，而不可與口舌爭。……

今拜諸大護法台函之賜，據四可不言之管見，奉八勿與辨之至言，是水投水也，敢不遵奉明教，勸而止之。用是輒敢以示彼前札，錄呈台覽，以明魔強法弱之憂，不於今日始萌，而忍尤舍垢之心，乃在今日始達也。⁶⁸

（三）小結

三峰派與木陳道忞和牧雲通門一系之舊怨，始於有人偽造附於牧雲《懶齋後集》詆毀漢月和弟子靈巖繼起弘儲的五論，此論諍原本已因五論被定論為偽書劈板焚之而落幕。⁶⁹不料，到了碩揆之時，南澗天竺又作〈復檠巖書〉，刻於其《夾山錄》中，力證五書是真非偽；而二人之新仇則主要是因南澗天竺認為，皇帝南巡駕幸碩揆所住持之靈隱寺，並且賜額「雲林寺」是偽說。這些紛爭引起「天童三峰位下法屬」28 位居士來書，他們雖然是護衛三峰派也支持碩揆之立場，但亦不樂見法門內諍，因此提出了「不必與辯者」八事。《碩揆禪師語錄》刻本收錄了天童三峰位下法屬來書和碩揆〈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提供了我們此論諍的完整始末，碩揆在作〈復江浙兩省眾護法公書〉之後，於 1693 年轉任常熟三峰寺住持，杭州法門內諍因此再次落幕。

七、《檠菴別錄》⁷⁰

【作者】

檠菴正志(1599-1676)述。

【版本】

八卷六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常熟圖書館藏，17.4×

■

⁶⁹ 有關牧雲《懶齋後集》詆毀漢月和靈巖五論的詳細討論，參野口善敬《譯註清初僧諍記》，頁 88-100，牧雲《懶齋後集》亦已收入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97。

⁷⁰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39。佛教研究中心所藏的《檠菴別錄》是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同治戊辰年(1868)刻本為基礎典籍，末尾附上常熟圖書館藏《檠菴別錄》，道履作於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1685)檠菴的〈舍利塔記〉。

26.5cm，半葉 9 行，每行 20 字。

《檠菴別錄》除了常熟圖書館藏本以外，北京國家圖書館亦藏有清同治戊辰年(1868)刻本，常熟本和北京國圖本《檠菴別錄》二者架構之異同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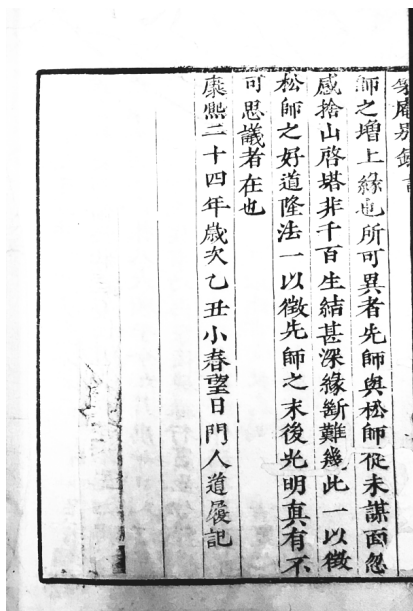
常熟本《檠菴別錄》	北京國圖本《檠菴別錄》
(無)	同治戊辰年(1868)夏六月暴書偶記于上池水閣長洲徐康
序： 康熙戊申(1668)仲夏穀旦同恭法弟張有譽 ⁷¹ 拜手書	序： 康熙戊申(1668)仲夏穀旦同恭法弟張有譽拜手書
自序：吳門華山老僧正志識	自序：吳門華山老僧正志識
(無)	跋：門人鄭敷教謹跋
卷一目錄和正文～卷八目錄和正文	目錄：卷一～卷八 卷一正文～卷八正文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1685) 門人道履記〈舍利塔記 有序〉	無

二本相較之下有些相同之處，如卷三缺頁之頁數皆相同，差異之處則有如：常熟本第一卷末多一篇〈三峰碩揆志禪師語錄序〉；常熟本卷五有「書付蒼頭兼示子姪」一篇，北京國圖本則僅作〈書示子姪〉；常熟本卷六多「月菴湛姪請」一篇；常熟本卷八收有不見於北京國圖本之文，如〈無舌人語錄〉。此外，由上表可見，常熟本《檠菴別錄》於末尾收有作於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1685)門人道履為檠菴所作的〈舍利塔記〉，為檠菴生平提供了非常珍貴之訊息。就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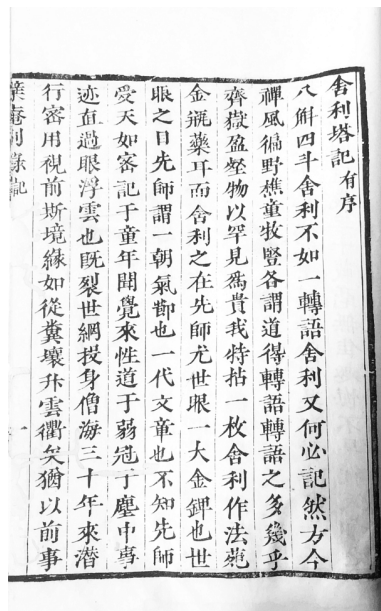
■

⁷¹ 張有譽，字難譽，天啟二年進士(1622)，歷官至戶部尚書，明亡後，遁入武康山，依繼起及碩機禪師晨夕參究，《居士傳》卷 52 有其略傳，CBETA, X88, no. 1646, p. 285c13-20；另參野口善敬《譯註清初僧諍記》，頁 187，註 176。

推判，清康熙二十四年常熟刻本和同治戊辰年北京國圖刻本，卷一至卷七大致相同，但是，常熟本新增了一些題名訊息、篇數和槩菴的〈舍利塔記〉，而北京國圖刻本則增添了徐康於同治戊辰年(1868)以書法所撰的〈暴書偶記〉，所以，將來學人若能收集到常熟圖書館藏完整《槩菴別錄》，對槩菴正志的研究就能有更詳盡的資料可加以運用。



常熟圖書館本



常熟圖書館本

【內容說明】

槩菴正志俗家名熊開元，字魚山。天啟五年進士(1625)，歷任官職，曾因觸帝怒，被廷杖，官至南明宰相，汀州破後，55歲棄家為僧(1653)，

為弘儲繼起弟子，屬三峰派第三代。⁷²以下為槩菴之弟子道履為槩菴所作的〈舍利塔記〉全文，作於槩菴去世之後九年，塔記中簡略敘述槩菴之生平以及建舍利塔之因緣，文中並且轉述了槩菴對於自己 55 歲才出家為僧的感嘆。

道履記〈舍利塔記 有序〉

八斛四斗舍利不如一轉語，舍利又何必記？然方今禪風徧野，樵童牧豎各謂道得轉語，轉語之多幾乎齊嶽盈壑。物以罕見為貴，我特拈一枚舍利作法苑，金瓶藥耳，而舍利之在先師，尤世眼一大金鐔也。世眼之目先師謂：「一朝氣節也，一代文章也。」不知先師受天如密記于童年，聞覺來性道于弱冠，于塵中事迹直過眼浮雲也。既裂世網，投身僧海，三十年來潛行密用，視前斯境緣如從糞壤升雲衢矣。猶以前事掛唇吻，殆昔人所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也。」有此舍利彰生平實行，開世眼塵翳，勗後昆勝進記之，不容也也。

槩菴禪師名正志，楚之嘉魚人，成童時遇異僧天如，語以出世深旨，頗能信解，又囑以速出家，可免三十年禍事。師以二人在堂，逡巡未決。萬曆戊午(1618)師年二十，天如告云：「子不出家，禍事到矣！」師復不果，是秋果登賢書，二十七成進士，歷任崇明吳江晉階吏科，建言受杖，閱宦幾三十載毫無佳趣，悔不早從天如之言也。

然居恒每憶天如語，雖在仕途，留心佛乘，密祖漢祖處皆承鍛鍊，于漢祖尤為深契，年近五旬始，得薙染匡山。順治癸巳(1653)靈巖老和尚馳請到山勤修行門，深自韜晦。得旨後，住靜興、

II

⁷² 出家前之生平，《居士傳》卷 52 有其傳，CBETA, X88, no. 1646, pp. 284c10-286a24；出家後之生平，《五燈全書》卷 85 等有其傳，CBETA, X82, no. 1571, pp. 467b22-468b15；另參野口善敬《譯註清初僧諱記》，頁 187，註 175。

濟若。將終身，既而勉從眾請，出住三峰、華山等處，又赴新安之黃山、仰山所住處，勗眾真恭實悟，最重力行深抑，學語之流常以身教，而學者罕構其機。師見法門江河日下，欲挽頽波，然每歎：「歲不我與！」惟存願力，期之再出頭耳。

七十七示寂吳門真際，遺命闍維得五色舍利無數，緇白爭拾。予所拾二十二顆供奉數年，思覓吉地建塔，會有松居大師中興吳興之超山道場，造殿甫畢，乃于寺之艮維創建普同塔院，以安四眾靈骨。復造窰堵十餘，以便獨厝中供地藏像，主之規模已具。隨委山帶大師主持，而退老於東堂專修淨課，山師念松翁為眾造塔，而已塔未造，誠為缺陷。乃於塔院北復起三間，東西二間作僧尼二種塔，中間作松師壽塔。松師聞予有先師舍利，矍然曰：「槩師舍利真希有事，豈可失之交臂？」乃移壽塔于左，建白于和尚塔于右，而卓舍利塔于正中。下用大磐石為函，上籠八百亭為盆，金碧交輝，備極壯麗。夏四月告成，予不能卻其盛意，奉舍利入山，揀八大顆，于今九月庚午日入塔，是為記。

在俗時氏族事功，出家後機緣行實並勿錄，遵遺命也。三十年功名富貴，至人直喚作禍事，是真語實語，非玩世語也。或以建言受杖為禍事者，管窺之見也。師嘗曰：「若將三十年心力用在般若上，定不是這個槩菴。今將三十年光陰唐喪，真禍事不小，猶幸一百二十棍子打得回頭，尚救不得一半。」是受杖乃師之增上緣也。所可異者，先師與松師從未謀面，忽感捨山啓塔，非千百生結甚深緣斷難幾。此一以徵松師之好道隆法，一以徵先師之末後光明，真有不可思議者在也。

康熙二十四年(1685)歲次乙丑小春望日門人道履記⁷³

■

⁷³ 常熟本《槩菴別錄》所附。

小結

康熙二年(1662)，木陳道忞(1596-1674)因「密雲彌布」之匾抨擊槩菴之師繼起弘儲，槩菴為護師門，前去向木陳解釋，不料竟遭木陳擲掌。木陳於《布水臺集》卷 22〈再復靜香周居士〉中批評槩菴：「槩公楚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劑物以通彼我之意，本非其能。……汝既為靈岳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江編氓，翻手一掌。」⁷⁴木陳意指槩菴明末為官且中年出家，因此習氣甚重，藉此教訓一番。學者陳垣則為槩菴報不平說：「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⁷⁵槩菴則對於自己 55 歲才出家為僧，常熟本《槩菴別錄》門人道履所記〈舍利塔記 有序〉轉述其感嘆：「若將三十年心力用在般若上，定不是這個槩菴。今將三十年光陰唐喪，真禍事不小，猶幸一百二十棍子打得回頭，尚救不得一半。」語意深省感人。今常熟本《槩菴別錄》倖存槩菴之〈舍利塔記〉，讓我們多一份資料了解槩菴之生平、思想與修行。

八、《常熟三峯清涼寺志》(1745)⁷⁶

【作者】

上圓嚴炳原纂於壬辰(1652)，孫淇寶洲續輯於乾隆十年(1745)。

■

⁷⁴ 木陳道忞，《布水臺集》，CBETA, J26, no. B181, p. 398a12-15。

⁷⁵ 野口善敬，《譯註清初僧諍記》附錄，陳垣《清初僧諍記》，頁 45。

⁷⁶ 常熟圖書館藏《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寫本，佛研中心尚未收有全卷，長谷部幽蹊於〈三峰一門的隆替〉一文中，「第十章 三峰派諸師的著作」的第二節寺志的輯成，也述及此本，但未說明其所據資料，《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3：4，1986 年，頁 734-735。

【版本】

甲本：四冊七卷，常熟圖書館藏寫本，17.5×25 cm，半葉8行，每行23字，原為「鐵琴銅劍樓」所藏。

乙本：常熟圖書館藏甲本之抄本，四冊七卷，14.5×18 cm，半葉8行，每行23字，唯缺漢月藏禪師像。

本書架構：

第一冊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目錄

卷首

序（佚）

例說：〈嚴志敘言凡例〉（上圓嚴炳譔）

孫淇案語

〈序三峰寺志例說〉（降颿山人許淳譔）

虞山北境合圖（佚）

清涼禪院舊圖（佚）

清涼峰寺新圖（佚）

漢月藏禪師像

卷一 勝槩

第二冊

卷二 梵宇

卷三 規制

卷四 禪系

第三冊

卷五 梵篋

卷六 土田 公移

第四冊

卷七上 碑記 塔銘

卷七下 題詠

跋 拙存老人聖道跋

【內容說明】

此《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為上圓嚴炳原纂於壬辰(1652)，孫淇寶洲續輯於乾隆十年(1745)之本，早於目前所通見的道光(1830)趙允懷編《三峯清涼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9冊)和光緒(1892)王伊所輯《三峯清涼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第40和41冊)。

有關三峰清涼禪寺的起源，根據《三峰和尚年譜》所記，漢月是於萬曆38年(1610)，三十八歲時行腳至虞山，安頓於後來名為三峰清涼院的禪寺。⁷⁷三峰清涼禪寺後來的住持貫一聖通(1693-1764)⁷⁸於《三峯清涼禪寺志跋》中描述：三峯清涼禪寺歷任住持大樹弘證(1588-1646)和千華濟祐(1613-1651)各有創修寺志之議，但是都沒有付諸行動。後來三峯清涼禪寺之居士陸廷來，法名上慶，邀上圓居士嚴炳一同參考舊聞編集，始於庚寅(1650)之夏，初編竣於壬辰(1652)之春，當時住持隨山老人濟嵩豁堂(1597-1670)亦同參定，原為凡例十四條。三峰派於清代遭雍正帝沙汰後，第六世貫一聖通繼任為三峰清涼禪寺住持，除了募建大殿以外，並請孫淇居士續輯，降輒山人許淳同為商榷，將原十四條減半為七，遂成今常熟圖書館所藏寫本之樣貌。⁷⁹

■

⁷⁷ 《三峰藏和尚語錄·三峰和尚年譜》，CBETA, J34, no. B299, pp. 205c3-12。

⁷⁸ 貫一聖通於《三峯清涼寺志》卷4中有傳，《中國佛寺志叢刊》冊40，頁114-115。

⁷⁹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之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1：3，1984年，頁717。

（一）撰者和參定者

常熟圖書館藏《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寫本所列撰者和參定者如下所示：

里人上圓居士嚴炳孟虎原纂
住持隨山老人濟崑豁堂參定
後學竹鄉匹士孫淇寶洲續輯
住持拙存道人聖通貫一參定⁸⁰

（二）原纂者嚴炳之簡略家世

續輯者孫淇案語原纂者嚴炳（約活躍於 1600-1655 年間）之家世為：「嚴先生炳，字孚文，一字孟虎，大學士，諱納。養齋先生之曾孫，邵武知府諱澂；天池先生之孫，父樸，字少文，天池家子。」⁸¹嚴家四代一嚴訥(1511-1584)、嚴澂(1547-1625)、嚴樸和嚴炳為常熟名人。嚴訥字敏卿，號養齋，進士出身，官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嚴澂為常熟虞山琴派創始人，號天池，著《松弦館琴譜》；嚴樸字少文；嚴炳字孚文，一字孟虎，大學士。⁸²

（三）嚴炳《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敘言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原纂者嚴炳之敘言撰於壬辰(1652)，約為

■

⁸⁰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頁 1。

⁸¹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頁 5。

⁸² 任宜敏於其《中國佛教史·明代》簡介嚴家第一代嚴訥亦為雲棲株宏(1535-1615)之外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614-617。清代彭際清(1740-1796)所編《居士傳》記有嚴訥和嚴澂之訊息，CBETA, X88, no. 1646, p. 253a4-c11。其中嚴澂，即嚴天池亦為早期護持漢月之居士，《三峰藏和尚語錄·三峰和尚年譜》於萬曆四十四年丙辰(1616)記事中曾提及嚴天池之名，CBETA, J34, no. B299, p. 206c6。

漢月去世後之 17 年，嚴炳於敘言之開首即力陳「今天下宗教盛行，惟密和尚與漢和尚兩家，兩家實為一家也。」並且強調三峯清涼禪寺為漢月所創，為三峰派之祖庭。

今天下宗教盛行，惟密和尚與漢和尚兩家，兩家實為一家也。……漢和尚之三峰猶密和尚之龍池也，在漢師為始基，在諸師為祖庭，在十方視之為妙高峰頂，此處無志，豈非闕典？……圓不揣蕪陋，搜括摭拾，初集三百餘頁，刪之又刪，僅存百翻。肇於庚寅(1650)之夏，竣於壬辰(1652)之春，展覽一過，叢林顛末略見一班，留之寺中，以當椎輪之始。……若夫探玄抉奧，借志傳心，請俟入室之君子。邑人上圓嚴炳述。⁸³

(四) 續輯者孫淇案語

嚴炳原纂《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時(1652)，凡例為十四條，孫淇寶洲於乾隆十年(1745)續輯時，認為這凡例十四條頗「煩碎」，因此「損而為半」，可幸嚴炳原纂十四條凡例之簡說被保存於《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中，提供了後人研究《三峯清涼禪寺志》於最早九十餘年間發展變化之重要訊息。

志修於順治九年(1652)，歷今九十餘年(1745)未有續者，其刪中事蹟遺軼頗多，今貫公招余續輯。余止就灼然可據者纂錄至。嚴先生凡例十四條頗病煩碎，因損而為半，非好掎摭前哲，以此七者具足該括云。⁸⁴

(五) 〈三峯清涼禪寺志跋〉

常熟圖書館藏《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寫本最後是由當時住持，拙

■

⁸³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頁 1-2。

⁸⁴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頁 5。

存道人聖通貫一所參定而成，聖通貫一於〈志跋〉中表示，他除了終於將祖庭三峯寺的寺志完成以外，並且花費了十三年而克成大殿，可見自漢月 1610 年安頓於三峰清涼禪寺後的一百多年之間，三峰清涼禪寺一直沒有大殿，這是因為恪遵禪家清規古法或是經濟因素所致則有待釐清。⁸⁵

右三峯寺凡七卷，昔隨山老人主席每慨祖庭無志為闕典，嘗延上圓居士以志事相委，居士為撫故寔，參舊聞編成，而老人移淨慈席不果行。……通雖不敏，然矢志繼志，抄鉢星霜，更寒暑十三而克成大殿，遂招竹鄉孫居士入山纂輯，約例為七卷。如其數而煩其帙，即擬鏤梓，值歲荐祲，願未獲遂，遷延至今。秋間居雨華丈室，因思隙易度，宿心未酬，此志若復因循，何以慰先和尚之囑而圓隨山老人之願乎？遂出諸篋衍，適降颿許山人讀書院中，同為商榷，汰煩就簡，恐有未盡善處敢丐。…… 拙存道人聖通跋⁸⁶

（六）開山始祖漢月法藏禪師之畫像和傳記

常熟圖書館藏《三峯清涼禪寺志》原寫本除了版式大於抄本以外，最大差別在於倖存一張漢月法藏禪師之畫像，應是現存漢月最早之畫像，格外珍貴。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卷四〈禪系〉為歷代祖師之傳記，漢月被尊為〈開山始祖漢月藏禪師〉，傳中記載了漢月出家之時，其父捐田供衣食且警誡漢月「慎勿為經讎僧」；又形容漢月讀覺範《智證傳》時，如面授宗旨，乃有：「我以高峰印心，覺範印法，真師則臨濟也」之說；與天童圓悟之因緣則說圓悟為臨濟嫡孫，出世金粟，漢月「杖策從之，

■

⁸⁵ 《景德傳燈錄》記據稱為百丈懷海(749-814)所著的〈禪門規式〉宣稱禪院：「不立佛殿，唯樹法堂。」CBETA, T51, no. 2076, p. 251a9。

⁸⁶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跋。

得其真源，自是元風大唱」。最後，漢月示寂前留下「老僧非病第，說法已竟，思大休耳」話，其餘重點摘錄如下。

〈開山始祖漢月藏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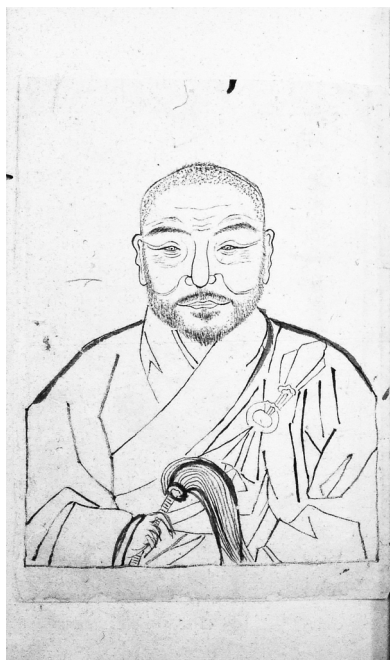
開山始祖漢月藏禪師 名法藏，字於密，號天山，姓蘇氏，無錫人也。方五歲，聞塾師講《孟子浩然章》，即爽然若有會。稍長，過僧舍禮佛，忽心動謂然曰：「世間法無足聖者，惟禪其庶乎！」歸告父母求出家，許之。初，師之誕生也屹然多異徵，父蘭心甚奇之，比脫襁褓所觸必洞開，與常兒異，每嘆云：「若子殆非吾家物也。」至是故，給田俾贍衣食且戒曰：「慎勿為經懺僧。」師感泣下拜，投五牧之德慶菴，年十有五矣。……

越四年得度，詣雲棲秉息慈戒，靈谷受具足戒。師又喜與世締名賢研河洛之學，忽語人曰：「吾年四十當悟道，六十即入滅。」或曰：「以若得乎？」師曰：「子以何為謂修行也？」聞者異之。厥後閱高峯語錄，恍如宿習，參「一歸何處」話，遍叩尊宿不契。辛亥(1611)行腳至三峯止焉，閉不語死關，晝夜苦參，忽聞折竹聲，如雷頓空大事。年正四十，咸信師言為不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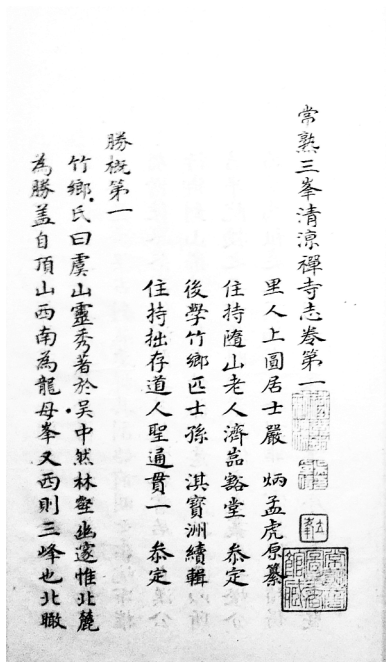
又嘗讀覺範《智證傳》，如面授宗旨，乃曰：「我以高峰印心，覺範印法，真師則臨濟也。」禪宗臨濟為最，方是時天下絕響。師志宗臨濟，欲遙嗣而心知不可。天童悟和尚為臨濟嫡孫，出世金粟，師即杖策從之，得其真源，自是元風大唱。……

閱世六十有三，僧臘四十有四，示寂於聖恩。其示寂也，上堂辭眾曰：「老僧非病第，說法已竟，思大休耳。」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時崇禎八年二十二日也。……⁸⁷

⁸⁷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卷4，常熟圖書館藏寫本，頁2-3。



漢月法藏畫像
常熟圖書館原寫本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
常熟圖書館原寫本

（七）小結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1745)為目前所存最早的《三峯清涼寺志》，並且記載了嚴炳最早所纂作十四條凡例(1652)，因此《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提供了後人研究《三峯清涼禪寺志》最早 90 餘年間發展變化之重要訊息，將來學人若再與目前所通見的道光(1830)趙允懷編《三峯清涼寺志》，和光緒(1892)王伊所輯《三峯清涼寺志》一起比對研究，就可幫助我們勾勒三峰派從漢月創建三峯清涼寺(1610)起到清末約 280 年完整的興衰歷史。

總結

本文簡介了三峰派第一代至第三代的七部稀見文獻和一部早期《常熟三峯清涼寺志》，第一代漢月法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的內容，將讓我們對密雲圓悟與漢月法藏師徒之誦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筆者也針對此文獻續作專論探討；⁸⁸第二代為退翁弘儲的《樹泉集》和碩機弘聖的《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第三代為豁堂正岳的《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語錄》、碩揆原志《碩揆禪師語錄》抄本與刻本和槩菴正志的《槩菴別錄》，從上述文獻可見，三峰派到第三代禪師仍然枝葉繁茂，受邀至各地寺院住錫。⁸⁹但是，密雲與漢月之誦的餘波依然盪漾，而三峰派最大的外在打擊則是來自清雍正帝十一年(1733)的禁絕，不過，依現存多部《三峯清涼寺志》的內容看來，三峰派的祖庭三峯清涼寺到清初仍努力維護此法脈的延續，這些稀見文獻的重新問世正是學人深入研究三峰派第一代到第三代禪師思想和修行的絕佳契機。此外，從本文各部文獻中可見到三峰派禪師與當時的儒者仕紳交往密切，這些文獻亦是學人可加以運用探討明清漢傳佛教和當時社會互動情況的珍貴材料。

■

⁸⁸ 筆者已發表〈漢月法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稀見本之研究〉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舉辦「第二屆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6/2-3)，筆者亦將點校《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全文出版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中，由佛光文化出版。

⁸⁹ 任宜敏於其文〈「三峰」叶裔及其化迹考析〉中，統計了三峰派二、三傳人所弘化的省份遍及現今「浙江、江蘇、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安徽、江西、雲南、河北」等，又所住錫的寺院包括「國清、徑山、顯寧、靈隱、安隱、金粟、焦山、金山、祥符、虎丘、靈巖、拈花、般若、華藏、報恩、華嚴、雲門、太平天國」等 18 剎，《浙江學刊》5，2011 年，頁 62。但是，作者所列寺院獨漏三峰祖庭三峰清涼禪寺，這是我們務必加入的訊息。

引用書目

- 《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 《武林梵志》，CBETA, B29, no. 161。
- 《密雲禪師語錄·天童密雲禪師年譜》，CBETA, J10, no. A158。
- 《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 《布水臺集》，CBETA, J26, no. B181。
- 《三峰藏和尚語錄·三峰和尚年譜》，CBETA, J34, no. B299。
- 《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 《於密滲施食旨槩》，CBETA, X59, no. 1082。
- 《五燈全書》，CBETA, X82, no. 1571。
- 《居士傳》，CBETA, X88, no. 1646。
- 《三峰清涼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40，揚州：廣陵書社，2006。
- 《西河文集》（九），清·毛奇齡，台北：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 初版。
- 《居易堂集》，清·徐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3。
- 《於密滲禪病偈》、《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38。
- 《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 《勅建淨慈寺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 17，台北：明文書局印行，1980。
- 《高雲堂詩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
- 《密雲圓悟禪師天童直說》，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1。
- 《常熟三峯清涼禪寺志》，常熟圖書館藏寫本。
- 《清史稿》，《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 《華山書》，《故宮珍本叢刊》冊 255，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
- 《漢月法藏禪師稀見文獻集》，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101-102。
- 《碩揆禪師語錄》抄本，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6。
- 《碩揆禪師語錄》刻本，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6。

- 《碩揆禪師語錄》刻本，《徑山藏》冊 205，北京：國家圖書館，2016。
- 《僧鑒禪師語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
- 《增修雲林寺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 24，台北：明文書局印行，1980。
- 《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11。
- 《槩菴別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39。
- 《鮚埼亭集》，清·全祖望，台北：鼎文書局，2003。
- 《懶齋後集》，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97。
- 《靈巖和尚樹泉集》，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8。
- 《靈巖和尚樹泉集》，《徑山藏》冊 222，北京：國家圖書館，2016。
- 《靈隱豁堂禪師住海虞三峯清涼院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冊 4。
- 中嶋隆藏，2007，〈嘉興入藏仏典と密蔵道開の立場〉，《東方学》113，頁 34-50。
- 任宜敏，2011，〈「三峰」叶裔及其化迹考析〉中，《浙江學刊》5，頁 52-63。
- 任宜敏，2009，《中國佛教史·明代》，北京：人民出版社。
- 長谷部幽蹊，1984，〈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1：3，頁 705-745。
- 長谷部幽蹊，1984，〈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1，頁 108-140。
- 長谷部幽蹊，1984，〈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2：2，頁 339-356。
- 長谷部幽蹊，1986，〈三峰一門の隆替〉，《愛知學院大學論叢 一般教育研究》33：4，頁 729-750。
- 柴德賡，1982，《史學叢考》，北京市：中華書局。
- 野口善敬，1989，《譯註清初僧諍記》，福岡：中國書店。
- 陳垣，1962，《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
- 連瑞枝，1996，〈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9，頁 167-208。
- 黃鐸勳，2015，〈《維摩詰經》論疏考辨—以宋明清時期相關著作為中心〉，《佛光學報》1：2，頁 413-470。

黃繹勳，2018，〈漢月法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稀見本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舉辦「第二屆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2-3日）。

廖肇亨，2004，〈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4，頁797-837。

釋見一，2000，《漢月法藏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

Wu, Jiang. 2011.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2017/4/23。



